



铜琶铁板唱大江

读《沈启伦诗文集》

书写民间艺人的悲欢

赵佩蓉/文

陈连清/文

前不久，我想起高中语文老师，把他送给我的那本《沈启伦诗文集》找出来，认真地读将起来。

诗文集包括了诗和文两部分：诗是古典诗词，气韵生动；文是散文，短小精悍。诗文相生相伴，相得益彰。罗制龄女士的《读启伦学长诗文集后感》云：黄菊丹枫秋更艳，豪情吟唱大江东。

沈启伦一生从事中等教育事业，桃李芬芳遍天下。解放初，大学刚毕业就打起背包，急匆匆奔赴临沂师范学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踏着泥泞的道路，在盐城滩头的温岭五七学校一干就是十年；年近后，调回台州中学任教，直至退休。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秀，精明沉稳，一身素净打扮。经历丰富、功底扎实的他，工作勤勉，待人诚恳，自然受到师生的普遍赞许。

铜琶、铁板是古时的乐器，两者伴奏，其势豪迈，其声高亢激越。宋《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好一个铜琶铁板唱大江，多么豪迈，多么奔放，多么洒脱，多么大气！这是一种气概，一种风格，一种力量。南宋金兵入侵，山河破碎，以辛弃疾、岳飞为代表的豪放派诗词应运而生，如岳飞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等词句在神州大地传唱，似翻江倒海；而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诗词，也在坊间传诵，似细雨霏霏，晚风吹拂，如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这种豪放的风格沉淀至今，沈老师的诗文就是由这种风格酿制而成的一壶醇香老酒。

这种豪放的文化基因是深入骨子里的，是本书的主流。让我们看看文中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吧。

家乡美景。沈老师以如椽之笔，书写对家乡对祖国的炽热情怀。《题桃渚石柱峰》气壮山河：海国鳌头第一峰，巍然昂首入空蒙。《忆建瓯江大桥》则写历史的汪洋：一桥经风雨，送走万千人。六十年前事，恍然若早晨。《题石夫人》写的是豪情：丰姿秀逸夫人石，域外飘来一片云。雨骤风狂经历尽，豪情不减气氤氲。彭山，临海偏僻的山村，1982年我和同班的党员李老杏进山外调，山路崎岖，荆棘丛生，修竹漫山。十里羊肠路，我们跳着石钉进去，连自行车都进不了。而在老师的眼里，彭山是陶令憧憬的桃花源：翠竹



沉沉迷眼绿，瑶花簇簇竞色殷。

时代新貌。我们所处的是锐意创新、革故鼎新的新时代。沈老师把笔墨对准这个历史断面，盛情描绘，欢乐颂唱。山高树千重，水阔万里流。这是他精心推敲的对联，气势宏大。《椒江码头抒怀》前两句：吞潮吐浪响江关，口岸雄姿不等闲。十里长堤竖铁壁，千家帆杆晃波澜。散文《亚洲最高塔》写上海的东方明珠，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目光尽处，则是莽莽苍苍，无边无垠，似幻如梦。倘仰观天宇，你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到那里，或许会瞥见，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持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呀！

风云人物。书中不乏对历史的、现今的风云人物的赞美和歌颂。他笔下有孔子、刘伯温、汤显祖、鲁迅、孙中山、邓小平等高大的形象。《鲁迅颂歌》这样宽阔：吴越英豪自古闻，周氏铁笔扫千军。写邓小平的有《邓公颂》等三篇。《哭邓公》气度非凡：世人同哭邓公逝，日月无光天地悲。青史功垂芳万古，擎旗后继永追随。

同窗故情。他对同学同事心怀一腔热情，感情真挚而浓烈，对旧友取得的成就真诚赞扬，对故人的离开悲天悯地。陈人斋校长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时，他这样写道：盐城滩头始识君，艰难创业见精神。桃李园中传捷报，凯歌声里喜逢春。并将其写

成书法长条，裱成轴头，送给老领导老战友。陈校长将它挂在厅堂C位，日日相见。台中教师许良嗣是他的老同学，良嗣走了，他作文纪念，似在耳边轻轻絮语：良嗣，我们在小学同过学，又在中学同过学，从小就结下了深情厚谊。你若是有知，老同学闻邦椿教授也赶来送你，想你会欣慰不已的。这是另一种豪壮和气度。

这种豪迈、大气的风格，在书中随处可见，然也有婉约的一面，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写到细处，如春雨绵绵，溪水潺潺，润物细无声。《赠大侄儿沈禾玲》中说：沈家长女一枝梅，叶绿花黄越海开。巾帼英雄巾帼志，幽香细细报春来。诗文中的沈老师，是如此大气豁达，而生活中的他是如此温文尔雅。他的爱人朱利蕉老师患有痛风疾病，浸不得水，他就把与水有关的活全部揽下：做惯了，就将水活两端也一并做了，买菜洗菜烧菜，洗衣折衣服熨衣都做了。他把生活过成了婉约的诗。

豪放和婉约的结合，诗文和生活的交融，才使得其作品更加生动，更加迷人。平素，沈老师表现为相对内向，何以在诗文的写作上表现得如此豪放，如此激情高昂？他心中有一团火。他对新中国对新时代对仁人志士对同学同事对晚辈学生，怀有深深的挚爱之情，需要表达出来。这颗心，化作诗行和文章，就是这种豪放、激越和高亢了。

沈老师本质上还是个军人。他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毅然报名参军，上战场杀敌人。战争胜利后，他又回校复读。我常去他办公室，他总是哼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时我还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常唱这首歌，原来他把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作为自己的担当。这种昂扬的斗志转变成诗文的创作，能不激情燃烧？能不雄伟横逸？

纵览全书，我能体味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他的诗词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有各种词牌名的长短句的词，还有联，短的每只5字，长的每只24字。他的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遵循着诗词的规范格式，如韵脚和平仄的要求，二四六分明，一三五不论，这种形式美配之以大气的内容，就朗朗上口，十分好读。中国诗歌，从四言的《诗经》走来，穿过了五言汉乐府诗的宅第，到七言律诗的缤纷田园，进入以长短句为主的宋词殿堂，一路繁花似锦。书中诗词的形式变换，正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散文中，有纪事，有说明，有论理，形散神不散，使人读后印象深刻，爱不释手。

捻一缕尘香

读《遇见树》

谢尚园/文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有个固定的起点，终点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这么说并不虚无，也不唯心。因为在这场旅行中，我们要的是过程，质量，看的是遇见哪些人，哪些事。只要用心，生活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有缘分的。

《遇见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散文名家苏沧桑最新精品散文集，作者用一颗温柔恬静的心，一双善于发现万物之美的眼睛，邂逅万物，体悟万物，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意，全在一颗蕙质兰心。无论是故乡海岛的山山水水、古村古镇，还是西北塞外的荒野戈壁、古城遗迹，在步履不停的行走和对视中，她与山水和大地上的人们产生温柔的羁绊，更是与真实的自己直面。千山万水走遍，只为了遇见最好的自己。她倔强地认为，最好的自己从来都不在原地，而在远方。

时光篇《苍穹驿站》有一段文字：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为天地无私无情，人对人对狗对万物都一视同仁。而我觉得天地亦有情有有意，使万物互为驿站，人与人就是彼此的驿站。漫漫人生路，并非一条线，而是一个苍穹，每一个方位都是方向，每一步都可能是深渊。一个人就是一颗星，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好在无尽的苍穹之中，总有一些星球星座星系，让累到极点的你靠一靠，歇一口气，再提一口气，继续前行。而继续前行，就意味着继续失散，于是，留下来的那份记忆，就成为一个驿站。人生就是驿站，或者互为驿站，这场生命的旅行，就是从一个个驿站走向另一个驿站，永远没有终点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朴素的观点，验证在朴素的话语之中。

故土篇《水一方》写到了人性的种种罪恶。作者写恶，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善；写冷漠，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温暖；写不幸，是为了照亮幸福；写悲伤痛苦，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拥有。人世间的幸、悲伤、痛苦、冷漠，甚至肮脏、龌龊以及邪恶，是生活的必然。揭示这些现象的存在不是目的，消灭这些现象才是目的。只有不断扩大善良、光明、温暖，才能让这些负面现象无藏身之地。作者努力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并且用来昭示世人，给人以希望勉励鼓舞。有人说过，当下发生的一切，全都是你心性的映照。你美好，这个世界就美好。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心念创造了世界的样子。人生苦短，快乐都不够用，哪有时间浪费在忧伤上？

手艺篇《酿泉》里写酿酒师伊伊伯：他也不关心怎么卖，谁来买，他只管把酒做好，他自己吃着有数，好酒总有人要的。还有《纸上》里写造纸的徐师傅：冷了，就往电饭煲热水里蘸一下，暖和一下再做。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晒纸房里躲一躲，再做。痛的是肩膀、腰。一站十多个小时，一抬臂二十公斤，一天几百上千次。痛，得忍着。还有不怕寂寞，不怕累，一直在坚持的纸孩子、船娘等人。作者写作的时候，把自己全部的生命经验放进去，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入进去。她写的每一句话，用的每一个词，都倾注了当下

全部的感情。我听到她内心的涌动，我想，她应该也看到我眼中的泪光。让我感动的，不只有作者的笔触，更多的是对这些人物的悲悯情怀。

古迹篇《古道密码》里，作者与苏轼对话：我说，人心不古，不痛不痒的文字于现实有何意义？我还要继续写吗？苏轼先是顾左右而言他，问我，小说是什么？电视剧是什么？散文是什么？见我不答，才说，继续写吧，写所有正在流逝的美好东西。我说好。文章的末尾写道：千年之前，苏轼留下苏堤，白居易留下白堤，古往今来一首首千古绝唱，镌刻着世人对杭州的挚爱。走在西湖边的人们，会留给千年以后的杭州什么呢？苏、白已去，而平凡的我们，应该留下什么呢？留待后人评说吧。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西湖留下美好。其实，美好无处不在。它存在于蓝天白云里，存在于爱人深情的眸子里，存在于孩子的笑容里，也存在于迎风低语的杨柳里。只可惜，现代人烦恼太多。他们急匆匆地走过每一天，每天在心里打着算盘过日子，整颗心被身外之物牵扯着纠缠着，早已失去了发现美的眼睛，更缺少了捻一缕尘香的心情。

只有那些热爱生命、内心宁静的人，才能独具慧心，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真正地活在当下，捕捉到那些小美好，抵御物质的追求，放大真善美。

饶北河是上饶市北部的的主要河流，发源于灵山，绵延百余里。饶北河水源丰沛，滋养了一代代乡民繁衍生息。饱经沧桑的家园，是作家傅菲的精神原乡。《木与刀》散文集中，傅菲不遗余力地展现了饶北河沿岸的风土人情，通过多线叙述多人物结构，真实细致地记录了一群手工艺人的现实境况和苦难命运，透视个人身世和技艺衰亡。

这些手工艺人，从事造纸、唱戏、木雕、印染等行业，大多是某一传统技艺的最后传承人。任何一项手艺，都需要长期艰苦的练习。烧沸，过滤，再烧沸，再过滤，循环六次之后，蔗汁才会慢慢变稠，成为黏稠物。十个小时后才能结晶，成为砂糖。不光是制糖人，所有手工艺人必须要有谦逊的耐性，甘之于慢，用生命研习技艺，传承技艺。他们专注于某一行业，通过技艺的获取和展现，完成自我，获得尊重。梨园人重气韵养成。九岁的学徒被要求常年在山间练跑，吊嗓子。经历声带火烧一样辣痛，嘴角破裂的磨炼，李牧春才成为赣东北梨园界无人不晓的人物。东生一生做纸，做手工毛边纸，是第七代细工。三代传承，苦练三十寒暑，能成就一个串堂班主。这些手艺人长期专注，终生专注，多代专注，将生命与技艺融为一体。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谈论匠心，专注应该是很重要的维度。

怀着悲悯情怀，作品记述了这些手工艺人的生活日常和生命状态，呈现了乡村生命本身的苦难和活力。《大悲》里的李牧春，幼年跟随母亲，在风雪交加中，逃避辛亥革命的战斗。为了活命，母亲恳求玉山班班主收留幼女。李牧春一生与悲旦结缘，因戏受苦，因戏生祸。有一阶段，夫妻俩只能靠沿街卖烤红薯生存。《焚泥结庐》里的荣若，干的是力气活，天天赤脚，挖泥、拉泥、踩泥，泥里来泥里去，水湿陷进身体里。五十岁不到，颧骨像两块裸露的鹅卵石，全身水肿，和一块熟透的冬瓜差不多。辗转游弋于时代的罅隙中，在土匪、地方豪强、革命形势的多种裹挟下谋求生存，仰仗市场需求的阴晴冷暖，艰难地养家糊口，艰辛地维护技艺的延续，这些手艺人必然套着沉重的枷锁。作品凸显了历史留存在他们身上的阴影，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又将悲悯的姿态灌注到笔下每一个人物上，别有荡气回肠的悲愤之气。

作品并没有对饥饿、暴力、丑陋进行控诉和批判，将笔墨更多地倾注在大时空下人性的美好上。一方山水养一方性情。世道再难，日子再苦，这些手艺人照样有情有义，在卑微中闪出生命的微光。《八季锦》里的刘恩慈，他的眼中，穿丝绸的人就应该有蚕的贞洁。他以染土布为主，每年用独门绝技染出八匹丝绸，其中六匹送给他认为值得送的人。战功赫赫的军阀企图用重金为外室索要丝绸一匹，染坊老主人将丝绸焚烧尽，悬梁自尽。做鬼戏的墨离师傅给村庄里所有将要逝去的人唱戏，洗最后一次身子，梳最后一次头，换最后一次衣服，然后入殓。《十番锣鼓》中的梅班主，冒死拒绝给奸商唱戏祝寿，被灌了汤药，剃了手指，也没有屈服。这些手艺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平静博爱、厚重大义、历史积累中所推崇的传统美德和朴素情感，是苦难生活中一盏温暖的灯，汇聚一起，构成一方水土文化中义薄云天的光芒，不仅唤起读者对艺人的深切同情，而且树立起读者对人性光辉的敬仰。布为我们装饰仪表，给我们御寒，还给我们遮羞。是染匠的铮铮告。村里即将故去的人，都会交代把墨离师傅请来，他们的手握在一起。一只手的体温慢慢褪去，直至冰凉如铁。作品借助这些手艺人日常生活中的特别瞬间，透露出对朴素人性美人情美的相许与坚守，为兵荒马乱的日子提供了基于道义的慰藉。

山围故土周遭在，潮打空村寂寞回。老艺人再热爱也抵不住岁月蹉跎。饶北河的年青一代，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手工作坊，他们走进城镇，成为现代化生产线上的工人或者寄身异乡的小生意人。与农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遥相呼应的传统技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优雅的水袖，恢宏的木雕，抑扬顿挫的唱腔，精美的染布，深藏不变色的纸张，化为精魂，孤独地徘徊在饶北河的虚空。